

去聲日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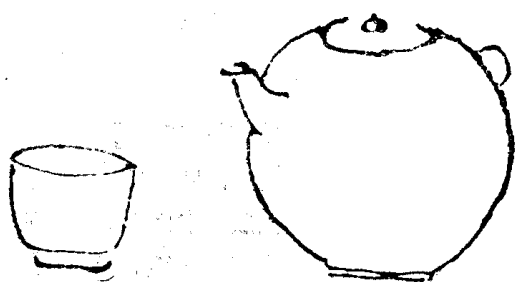
陆小曼 编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志摩日记

一個茶壺
一個茶杯
一個志摩
一個小盅又

謝美

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89号

志摩日记

著者：陆小曼

出版：书目文献出版社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印刷：外文印刷厂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5.125印张 92千字

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0,000册

书号 定价：4.80元

ISBN 7—5013—0932—9/K · 121



徐志摩像

目 录

小曼序·····	3
西湖记·····	11
爱眉小扎·····	37
眉轩琐语·····	81
一本没有颜色的书···	93
小曼日记·····	121



徐志摩像

志摩先生遺稿
徐志摩先生遺稿



作者与夫人陆小曼女士
时在1926年8月

小曼序

飞一般的日子又带走了整整的十个年头儿，志摩也变了五十岁的人了。若是他还在的话，我敢说十年决老不了他——他还是会一样的孩子气，一样的天真，就是样子也不会变。可是在我们，这十年中所经历的，实在是混乱惨酷得使人难以忘怀，一切都变得太两样了，活的受到苦难损失，却不去说它，连死的都连带着遭到了不幸。《志摩全集》的出版计划，也因此搁到今天还不见踪影。

十年前当我同家璧一起在收集他的文稿准备编印《全集》时，有一次我在梦中好像见到他，他便叫我不不要太高兴，《全集》决不是像你想象般容易出版的，不等九年十年决不会实现。我醒后，真不信他的话，我屈指算来，《全集》一定在几个月内出书，谁知后来固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。一年一年的过去，到今年整整的十年了，他倒五十了，《全集》还是没有影儿，叫我说什么？怪谁？怨谁？

《全集》既没有出版，唯一的那本《爱眉小札》也因为《良友》的停业而绝了版，志摩的书在世上简直无法见到，我怕再过几年人们快将他忘掉了。这次晨光出版公司成立，愿意出版志摩的著作，于是我

把已自《良友》按约收回的《爱眉小扎》的版权和纸型交给他们，另外拿了志摩的两本未发表的日记和朋友们写给他的一本纪念册，一起编成这部《志摩日记》，虽然内容很琐碎，但是当作纪念志摩五十诞辰而出版这本集子，也至少能让人们的脑子里再涌起他的一个影子吧！（《爱眉小扎》是纪念他的四十诞辰而出版的）。

这本日记的排列次序是以时间为先后的。《西湖记》最早，那时恐怕我还没有认识他；《爱眉小扎》是写我们两个人间未结婚前的一段故事；《眉轩琐语》是他在我们婚后拉笔乱写的，也可以算是杂记，这一类东西，当时写得很多，可是随写随丢，遗失了不知多少，今天想起，后悔莫及。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，可惜不在我处，别人不肯拿出来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。《一本没有颜色的书》是他的一本纪念册，是许多朋友们写给他和我的许多诗文图画，他一直认为最宝贵，最喜欢的几页，尤其是泰戈尔来申时住在我家写的那两页，也制版放在一起凑一个热闹。我的一本原来放在《爱眉小扎》后面的日记，这次还是放在最后，作个附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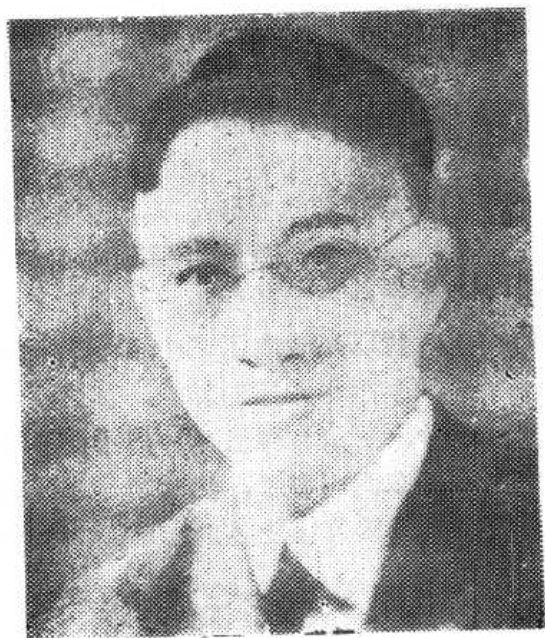
此后，我要把他两次出国时写给我的信，好好整理一下，把英文的译成中文，编成一部小说式的书信集，大约不久可以出版。其他小说，散文，诗等等，我也将为他整理编辑，一本一本的给他出版。我觉得我不能再迟延，再等待了。志摩文字的

那种风格，情调，和他的诗，我这十几年来没有看见有人接续下去，尤其是新诗，好象从他走了以后，一直没有生气似的，以前写的已不常写，后来的也不多见了，我担心着他的一路写作从此就完了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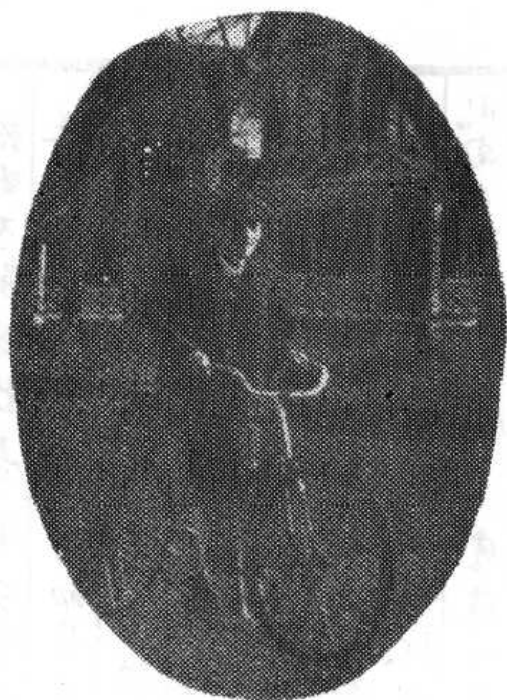
我决心要把志摩的书印出来，让更多的人记住他，认识他，这本《日记》的出版是我工作的开始。我的健康今年也是一个转变年，从此我不是一个半死半活的人，我已经脱离了二十多年来锁着我的铁练，我不再是个无尽无期的俘虏，以后我可以不必终年陪伴药炉，可以有精力做一点事情。我预备慢慢的拿志摩的东西出齐了，然后写一本我们两人的传记。只要我能够完成上述的志愿，那我一切都满意了。

小曼

三十六年二月



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时留影



作者在英国剑桥大学时

九月二十日

這一時驟然的生活改變了態度

雖則不能說是從憂愁裏找到快樂，至少抑也是

從沈悶裡找到活潑。最初是父親自己也同慨了

有一夜居然把即興作進帳房於今晚中，我，米

薇，兄弟等一群人，一直開到東山背後，過

輪橋村以橫街為界，末了還有一電燈廠

方才回家。那天如常，~~西湖~~塔剎以兩峰

居上被我看出一二片兩片紅霞為楓葉。自從

山雨上揚以兩片紅霞為楓葉。自從

秋風吹來。這是以為是一件事（半截

西湖記

一九一八年九月七日——十月二十八日

杭州——上海——杭州

9月7日

方才又来了一位丫姑太太，手里抱着一个岁半的女孩，身边跟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。男的是他亲生的，女的是育婴堂里抱来的，他们是一对小夫妻！小媳妇在她婆婆的胸前吃奶，手舞足蹈的很快活。

明天祖母回神。良房里的病人立刻就要倒下来似的。积年的肺癆，外加风症，外加一家老小的一团乌糟——简直是一家毒菌的工厂，和他们同住的真是危险。若然在今晚明朝倒了下来，免不得在大厅上收殓，夹着我家的二通，那才是糟！她一去，他们一房剩下的是一个黑籍的老子，一窍不通的，一群瘦骨如柴肺病种的小孩！

为一个诃文上的继字，听说镇上一群人在沸沸的议论，说若然不加继字，直是蔑视孙太夫人。他们的口舌原来姑丈只比作他家里海棠树上的雀噪，一般的无意识，一般的招人烦厌。我们出信去请教名家以后，适之已有回信，他说古礼原配与继室，原没有分别，继妣的俗例，一定是后人歧视后母所定的；据他所知，古书上绝无根据。

9月29日

这一时骤然的生活改变了态度，虽则不能说是从忧愁变到快乐，至少却也是从沉闷转成活泼。最初是父亲自己也闷慌了，有一天居然把那只游船收

拾个干净，找了叔薇兄弟等一群人，一直开到东山背后，过榆桥转到横头景转桥，末了还看了电灯厂方才回家。那天很愉快！塔影河的两岸居然被我寻出了一片两片经霜的枫叶。我从水面上捞到了两片，不曾红透的，但着色糯净得可爱。寻红叶是一件韵事，（早几天我同绎义阿六带了水果月饼玫瑰酒到东山背后去寻红叶，站在俞家桥上张皇的回望，非但一些红的颜色都找不到，连枫树都不易寻得出来，失望得很。后来翻山上去，到宝塔边去痛快的吐纳了一番。那时已经曙色渐深，西方只剩有几条青白色，月亮已经升起，我们慢慢的绕着塔院的外面下去，歇在问松亭里喝酒，三兄弟喝完了一瓶烧酒，方才回家。山脚下又布施了上月月下结识的丐友，他还问起我们答应他的冬衣哪！）菱塘里去买菱吃，又是一件趣事。那钵孟峰的下面，都是菱塘，我们船过时，见鲜翠的菱塘里，有人坐着圆圆的菱桶在采摘。我们就嚷着买菱。买了一桌子的菱，青的红的，满满的一桌子。“树头鲜”真是好吃，怪不得人家这么说。我选了几只嫩青，带回家给妈吃，她也说好。

这是我们第一次称心的活动。

八月十五那天，原来约定到适之那里去赏月的，后来因为去得太晚了，又同着绎莪，所以不曾到烟霞去。那晚在湖上也玩得很畅，虽则月儿只是若隐若现的。我们在路上的时候，满天堆紧了乌云，密层层的，不见中秋的些微消息。我那时很动了感